

百年火车
百年记忆

□聂国雁

俗话说，不出正月都是年，正月走亲访友在东北习俗中显得特别重要。大年初一初二各大超市、烟酒专卖店就相继营业了。近年来，大家除了购物串门、家人在一起吃吃喝喝之余，就近去旅游景点乃至公园走走逛逛，似乎成了一种潮流。桦南西湖、紫苏冰雪世界、向阳湖、林业局蒸汽小火车、森工大院等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近日，佳木斯市的朋友电话问我，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开放吗？如果有时间陪我们一起去看看。“景区全部开放，热烈欢迎莅临大美桦南”。我调侃地说。说实话，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我也很久没去了，正好孩子年前从外地回来，借此机会我也带着家人一起去景区逛逛。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在桦南县城西收费站会合，驱车直奔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风景区。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风景区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50家最美森林休闲体验地之一。其中包括百年蒸汽小火车、森工大院、森工别院、森工另院和万达山公园几个景点。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就到了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景点。该景点由森铁文化广场、音乐喷泉、锅炉车间、蒸汽火车展览馆、电影院、机械加工车间等几大功能区组成，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

一下车，天空不紧不慢地飘起雪花，好像有意在增添大家游玩的兴致。停车场南侧是一个宽大的站前广场（森铁文化广场），也是游客及附近居民开展娱乐健身和大型活动的理想场所，西侧是容纳一千多人的看台。正值冬季，广场中虽然没有喷泉随音乐涌动，但是广场上的冰灯确实让大伙为之一振。广场中心有三只梅花鹿十分逼真，橘红色的皮毛间散落着白色斑点，像天上的星星，鼻子眼睛耳朵都栩栩如生，或低头寻觅，或抬头注视游人，或在回头凝视，十分可爱。周围有一百多个各色花卉冰灯围聚着小鹿，每个冰灯都是圆台形，上细下粗，内部有玫瑰花、百合花、蔷薇等，都是真花封冻在内部，看上去仍水灵灵的。最让人瞩目的十个玫瑰冰灯分列在东西两侧，每个玫瑰冰灯都呈方柱形立于地面，内部的玫瑰花娇媚可人，虽在冰封之中却仍鲜艳夺目。据说，晚间射灯打开投射到冰灯上，那才叫光艳四射！这也许是亚冬会的魅力和东北冰雪文化的本真使然。此时，已经有很多游人在此打卡拍照，还有个女孩儿正在进行抖音直播。

广场东侧有一台编号为21043的黝黑的小火车头带着两车厢原木停在铁轨上，人们仿佛又被带回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火车速度相对较慢，除了承担客运任务外，货运也是重要的功能之一。货物的装卸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的机械设备，如小吊车和叉车等。此时眼前仿佛出现小火车喘着粗气，上山下山往返运送着森林工人和原木的情景。这台机车依托762毫米窄轨和C2型蒸汽机车，集中展现了森林铁路发展历史。时隔百年在此看到蒸汽小火车，更是弥足珍贵。市里来的朋友们对小火车感情复杂，其中有两个朋友就是林业部门退休的干部，对小火车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似的，左看看右看看，拍拍这儿摸摸那儿，似乎爱不释手，还不时地给大家讲着林区发展经历以及小火车当年对林业作出的贡献，大家也争着在小火车旁拍照留念。

广场东侧，一幢土黄色墙壁的房子就是“森铁电影院”，移步影院，里面陈设也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差不多，应景的是银幕上正放映着《林海雪原》电影，“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经典片段、经典台词真的让我们这些“60后”如同穿越回去了，一般，《林海雪原》是东北六七十年代的人们永远忘不掉的梦境，丢不掉的情怀。随后大家又看了影院旁的蒸汽火车展览馆和铸造车间。广场南侧就是火车站候车室，墙面上赫然写着“工业革命活化石”“百年蒸汽小火车”等条形标语。“去过森工大院的游客抓紧时间进候车室检票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车站的广播在提醒游客。我也催促大家马上进候车室排队检票。进入候车室，室内有两排刷有紫褐色油漆的木长椅，背靠背放着，东侧靠南窗有一个售票窗口。东侧墙边有三面柜台，上面有一台老式手摇电话，一把旧暖壶放在茶盘里。柜台里摆放有绿军帽、缝纫机头、篮子、友谊雪花膏、麻铅笔等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妥妥地还原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场景。大家虽意犹未尽也必须去尽快检票上车。在一声嘹亮的汽笛声中小火车缓缓开动了。蒸汽机车活塞连杆带着曲轴有节奏地驱动着车轮，小火车在大团大团的“白气”中缓缓穿行，沿途铁轨两旁的积雪往后移动着，火车放出的蒸汽缥缈升腾，在冬日阳光中幻化出七彩彩虹，不断变换着角度与色彩。伴着汽笛欢快的鸣叫声，百年蒸汽小火车，带着正在回味的我们驶向桦东站，驶向能唤起大东北封存记忆的下一个景点。

5

黑龙江日报

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

北国
风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sc@163.com

冰雪大世界
走笔

□文摄秦勇



人目不暇接。它不仅仅是一座冰雪建筑物，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能看出工匠们对冰雕艺术的极致追求。在这座高大唯美的冰雕作品脚下，我仿佛走进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冰雪之冠”的斜对面是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在夜色中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把夜空点缀得更加美丽。围着摩天轮照相的人接连不断，等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自己喜欢的拍照位置，想和摩天轮合个影。可亲家找不到了，等了一会，亲家才找到了我，用手机给我拍了照，留下最美好的瞬间。

冰雪大世界有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冰雪秀场、冰雪辽宁舰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这些景观都会让游客着迷的。可最吸引我的还是四季游乐馆。我和亲家来到打冰杂儿（陀螺）场地，看到大人小孩有上百人在冰场上抽冰杂，我们俩走进场地，由于冰滑，亲家不小心滑倒了，我急忙把他扶起来。亲家很风趣地说：“你要不把我扶起来，我就成了冰杂儿了。”在抽冰杂儿场地北侧有一个滑冰车的场地，游客们滑着各种各样的冰车，在冰上你追我赶飞快地奔跑，玩得特别开心。这些娱乐项目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

在四季游乐馆不远处，发现有三根木棍直立在一块圆盘上。走近才发现，这是三把四米多高的冰锤子。亲家的老家是伊春林区的，他不知道这三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和他解释说：“这是冰锤子，我们家乡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工具，每到冬季，到河套捕鱼，用它穿冰窟窿。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制作主要工具就是冰锤子，它们可是冰雪大世界的有功之臣啊！”

冰雪大世界的动物冰雕令人惊艳，有东北虎、孔雀、雄鹰、大象、鹿、马等二十多

种动物，每个动物的形象都栩栩如生，仿佛随时要动起来似的，给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看着看着，有一座冰雕让我惊喜，这是一座牧童骑黄牛吹笛子的冰雕。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老牛奔走在雪地上，姿态优雅。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人与动物更加鲜明，展现出一种静谧与和谐之美。非常巧合，这座冰雕和我出版的一本诗集《绿野短笛》的封面图案差不多。诗集里有些篇幅也是描写小动物的，如《神奇的蝴蝶》《不飞的麻雀》《燕子筑窝》等等。另外我还出版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绿水青山》《遇见》四本散文集，大部分篇幅都是描写野生动物的，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想冰雪大世界把这些野生动物的作品奉献给游客，也有保护野生动物的寓意吧！亲家逗趣地和我说：“这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子，吹的曲子一定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曲子。”

我和亲家在冰雪大世界里面游了一圈，往回走时，离出口不远处，有一个用冰雪搭建的歌舞表演台，舞台中央有一个高耸的冰柱，与两侧波浪形结构的冰塔相互衬托着，显得更加有韵味。台下人头攒动，密密麻麻，仿佛是一片黑色的海洋，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我和亲家好不容易挤到了舞台旁边。只见一个组织者，手拿麦克风在台上大声地说：“全场最惊艳的时刻到了，我们唱一首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歌。”说着他用嘴伴奏，“噔噔、噔噔、噔噔……五星红旗……”下边的观众都跟着唱了起来，“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响亮……”唱完这首歌组织者大声地喊起来：“愿我们的祖国”，观众们齐声回答：“繁荣富强”。互动得很和谐，这是每个人的心声，但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我们走出大世界，亲家和我：“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可比去年好看多了。”我相信，未来冰雪大世界将给游客们带来更多更美的冰雪雕塑景观和冰雪体验。



请关注
文旅频道·
黑龙江
走笔专栏



松仁烙饼。

松仁烙饼

□丁昕

一到冬天，就想起姥姥做的松仁烙饼。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就开始怀念小时候和姥姥去山上捡松塔。家乡雪大，地上的雪有半尺厚，姥姥腿短，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在雪窝里蹚过。

高高的松树笔直地扎在雪里，枝子各自捧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儿，冷硬的风不时从林间穿过，裹挟着雪花跟着它往更深的林子中跑去，一时没找准方向的雪粒儿，便没头没脑地撞上了姥姥挎的篮子，不一会儿，篮子里就积了一层雪。

一到冬天，就想起姥姥做的松仁烙饼。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就开始怀念小时候和姥姥去山上捡松塔。家乡雪大，地上的雪有半尺厚，姥姥腿短，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在雪窝里蹚过。

裹着风雪回家，姥姥摔打了帽子、围脖上的雪后，换下湿透了的棉鞋和湿了半截儿的棉裤。开始引火，就准备给我做松仁烙饼了。

捡回来的松塔在炉网上煨着，炉网下的火苗悄悄地舔着它们，姥姥耳朵听着呢，听见松塔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便帮它们挨个儿翻翻身，直到有烤不住的松子从松塔里蹦出来，她就开始对松塔施以“酷刑”。她从毡儿里掏出一个玻璃丝袋子，一手撑着袋子，一手快速地抓起那些滚烫的松塔扔进袋子里，然后拽一根麻绳系好口，就捡起一块柴火棒子使劲敲打玻璃丝袋子里的松塔。当袋子不再鼓鼓囊囊的时候，圆胖的松子便连同它的“盔甲”一同从解开口袋子里被倒进簸箕里了。抖啊、筛啊、拣啊，松子就蹦蹦跳跳地跑起来，这会儿我就能派上用场了，拿个小盆儿一颗一颗地把“流落在外”的松子捡到盆里。

锅已烧热，倒一点油，哗啦一声松子进锅，铲子翻飞，松子在锅里周旋、追逐。不多会儿，油烟太大姥姥把门推开，门外是翻山越岭来的西北风和久住不去的雪，炒松子儿的香味儿和它们亲密地拥抱一会儿，拉扯着跑远了。小时候的我没什么词儿形容这味道，长大后闻到的味道愈发驳杂，再难想出那种纯粹的味道具体是什么，不能不是一大遗憾。

盛出小半盆儿松子，金灿灿，松木香满了屋子。姥姥搬个小板凳，守在炉子边上，咯嗒一声，尖嘴钳子把松子坚硬的壳一个一个打开，油润的松仁儿拢着它金黄的“褂子”落进一个青花大瓷碗里。我眼巴巴瞅着，知道它们的去处，还是忍不住从大瓷碗里摸几粒塞嘴里。吃得多了，姥姥就“馋外孙儿、馋外孙儿”地嚷起来。我便一

不做、二不休，抓一把松仁跑到院子里了。

院子里的雪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它们走到这儿就要尽威风，来到小兴安岭的雪像个旅居的游人，漫游到心爱的地方就住下了。我信步在院子中央，吃着、玩着，将手中的松仁高高抛起，仰着脸、张着嘴接着。阳光让人目眩神迷，金色的松仁纷纷扬扬地落下，有几颗掉进了松软的雪地里，砸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孔，瞬间没了踪影。我赶忙蹲下身，在冰冷的雪地里摸索，试图找回那些失落的松仁，手指被冻得通红，而我却浑然不觉，满心都是寻找松仁的急切与兴奋。

回到屋里，姥姥已经准备好烙饼的面团了。姥姥将面团放在一旁醒着，又开始精心处理那些已经剥好的松仁。她把松仁放在案板上，用刀细细地切碎，再用擀面杖擀一擀，拌上白糖和少许面粉，还不忘抓一把没擀碎的松仁放碗里。醒好的面团被分成一个个小面剂子，擀成薄厚均匀的圆饼，满满两大勺松仁馅儿填塞其中，宽大的手掌拍一拍，便是一张饼的样子了。

烙饼此时张着大嘴，热度在干柴烈火的烘烤下升上来，姥姥一手一张饼，把它们均匀地贴在地锅的一圈儿。面饼发出“滋滋”的声响，不一会儿，底面就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滑到了锅心。姥姥熟练地把饼翻面，继续烙。屋子里的小麦质朴的香气与松仁醇厚的香味愈发浓郁，勾得我像条尾巴，在姥姥的身后甩来甩去。

“姥姥，什么时候能好呀？”我急得不行。“很快啦！”她手上不停。“姥姥，我都饿了！”我眼瞅着锅里那饼朝我招手。“马上就吃饭啦！”她“信誓旦旦”，好像立等可取。“姥姥，我肚子里的馋虫钻到嗓子眼儿了！”



“这就好啦！”

那时间过得可真慢呀！从白天到了晚上，天光由亮转暗，肚子上的馋虫怕是钻到了眼睛里，以至于大茶盘子里盛着的松仁烙饼永远那么清晰。像农历十八、十九的月亮，没有那么圆，金黄金黄的、胖胖的，一个个堆在茶盘子上，摆出一个尖。似是怎么也等不到姥姥再拿个小碗盛着吃了！怕烫，用拇指和食指夹儿小心地捏着，用食指和中指指腹小心地托着，怕滴出来和了糖的松仁馅儿，一边吹，一边用门牙小心地咬着。烙饼的酥皮落一桌子……

像很多保存在时间里的味道一样，松仁烙饼裹挟着时间也悄悄地驻留在了岁月深处。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天，每一场纷纷的大雪，每一段依偎在姥姥身旁的时光，总有松仁的醇厚、白糖的甜蜜、面饼的麦香交织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滋味，温柔地抚摸我的味蕾，把我带回小时候的时光，让我在这复杂的世界里，永远记得家的方向。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